

中国革命文学名著丛书



贫农的仇恨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一户贫农的仇恨

韩基良讲 百合记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196号

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

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6 印张8/9 字数10,000

1964年11月第一版 1965年4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：10,001—110,000

统一书号：T3103·380 定价：(5)七分

我叫韓基良，三岁上就失去爸媽，离开阿哥和阿姐。在旧社会里，苦难的生活逼迫着我，使我一直不晓得自己的身世。到了一九五七年，經過多次打听和托人訪問，才知道我有一个哥哥，叫赵长明，住在王店公社东六生产队。这一天，正好是休息日，我趁火車到了王店鎮上的一份亲戚家，渴望着和哥哥見面。等了不多久，忽見門口进来了一个农民打扮的中年人，长方脸，闊嘴巴，面貌和我很相象。不用說，这个朴实的“陌生”人就是我的亲哥哥了。我激动地上前叫了声：“阿哥！”我們认定了兄弟后，当我問起家里还有哪些人，爸媽为什么从小将我送給人家时，好象一扎扎鋼針，刺痛了大哥的心。他刹时泪水滾滾，用十分激憤的声調，源源本本給我讲了一段血泪史。

借高利破产逃荒

大哥告诉我說，我家祖祖輩輩都是受苦人。阿爹临死前，被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压榨得只剩下两間破草棚，两亩瘦沙地。他老人家快要断气的时候，还伸着两个指头，交代我阿爸：两亩沙地，是一家人的命根子。死活也要守住这两亩地。

阿爸是个一等好劳力。那辰光，他正当年轻力壮，肩上挑着一二百斤重担，还是跑得飞快。可是因为我家无田少地，他浑身力气无处用。两亩沙地上种点棉花，也卖不到几个钱，养不活一家大小五口。有时候，他只好给人家去打打短工，量升把米来，熬口汤吃吃。

旧社会，穷人家連这样的苦日子也混不下

去。有一年，一場大水，把我家的兩畝棉花泡了湯。阿爸不忍心看着一家人活活餓死，只得口渴喝鹽鹵，借了地主兩石高利米。地主的心腸真狠毒。兩石高利米滾到下一年秋天，連本加利就是三石。阿爸還不起，到了第三年，就滾到了四石半。這樣利上滾利，真象滾雪球一樣，越滾越大。一家人熬吃熬穿，還是付不清當年的利息。挨到一九三〇年冬天，這兩石米竟滾到了二十多担，折合一百多塊大洋。這時，阿爸因為勞累過度，得了肺癆病。他背着這身重債，急得象熱石頭上的螞蟻一樣。想來想去，想想自己在家乡已被地主階級逼得走投無路，一家人生路斷絕，坐在家裡等死，倒不如把兩間破草棚和兩畝沙地賣了，還掉債務，到“下三府”（指杭嘉湖一帶）去闖闖看。傳說那里田土肥沃，說不定還能撈到口白米飯吃。

一天，阿爸趁着家人都在面前，把這個主意跟媽媽說了。媽開始還不愿意離開這個窮家，

不相信到了那边会有白米飯吃。当她看到骨瘦如柴的阿哥阿姐都喊肚皮餓，吵着要飯吃，终于把心一橫，答应了阿爸。

主意定了，阿爸忍痛将两亩沙地和一些家用东西统统卖了，凑足錢还了債。自己和媽媽只随身帶了一床破棉絮，几把鋤头、鉄鎔，拖男帶女，离別了家乡。

这天，大雪方停，寒风刺骨。一家人穿的都是單薄的破衣裳，冻得牙齿“格格”响。肚皮餓



爸媽拖男帶女，离別了家乡。

了，只能啃点隨身帶來的糠餅。一路上吃了很多苦頭，好不容易到了王店鎮西鄉，找到了遠房堂姑夫陳阿興。

姑夫聽到阿爸是想到嘉興找活路的，一時沒了主意。他安頓爸媽暫且住下之後，就對阿爸說：“你也太冒失了，事先怎不寫封信來商量商量？”他指指自家那所破破爛爛的草棚說：“你看我這副光景，‘下三府’的窮人，還不是和家鄉的窮人一樣苦！”

阿爸聽了姑夫這些話，知道天下地主都是一路貨。東山老虎要吃人，西山老虎也要吃人。

“下三府”的窮人照樣沒有活路。可是他轉念一想：覺得反正在紹興也是活不下去，既已到了這里，明知前面是刀山火海，也只得硬著頭皮闖一闖。

种租田受尽煎熬

阿爸人生地不熟，連租田也租不到半分。隔了几天，堂姑夫領着阿爸，跑到王店鎮地主姚貴珍家里，要求租几亩田种种。

姚貴珍一脸横肉，斜着毒蛇眼睛打量了一下阿爸，皮笑肉不笑地說道：“看你客帮人来得可怜，我有心照顾你，現在还有塘北开春桥边一票田，总共三十亩，每亩板租七斗半白米，你要租就馬上一道租了去。否則，別人也在等着写租契。”

阿爸听說地主有三十亩田要一块出租，只是耽心自己赤手空拳，种不熟田稻。可是他想，現在已是年脚边，要租到田实在不容易。种不到田，一家人只能餓死在客地了。他搔搔头皮，只

得答应了下来。

姚貴珍見阿爸申了計，馬上叫管帳的寫租契，寫明：“每畝板租七斗半白米，不論水旱荒歉，顆粒不得短少。恐後無憑，立此存照。”管帳的寫好了契，還要阿爸在上面畫上押，蓋上羅印。這三十畝田算租定了。

誰知地主租給阿爸的是一方水路很遠的“圩心田”，土質又是“板結土”，黃登登，硬綳綳，毫無一絲活力。等到阿爸他們尋着這方田看了看，才曉得中了地主的圈套，又氣又恨，眼睛里要冒出火來。阿爸本想跑去跟地主說理。姑夫却一把攔住了他，說：“地主勢大不講理，現在租契已經寫定了，你一個人去和他鬥，一定要吃眼前虧。”阿爸听了姑夫的勸告，只得在田邊搭了個草棚，把一家人安頓下來。

轉眼間，春耕開始了。可是阿爸赤手空拳，實在忙不轉來。他只得起早落夜拼命干。這年大哥長明還只有十一歲，也幫着插秧、耘田、拔

草，做种种杂活。夜晚趁着星光，阿爸还得带着大哥在田里干上一阵。我是在这一年夏天出生的。妈妈产前产后，要打发一家人吃的，有时还得下田帮着干活。五荒六月，家里无米下锅，妈妈生我不久，只得带着阿姐下河摸河蚌，弄回来用清水煮煮当饭吃。这种没有油盐的河蚌，闻着就使人噁心。一家人常常吃得“嘩嘩”呕吐。阿哥阿姐竟吐得直冒黄水。

种田下不起农本，种的是“苦命稻”（一种省肥、早熟的中稻）。因为田瘦肥缺，禾苗总是腊黄腊黄，发不起来。亏得一家人辛勤耕作，加上这一年风雨调匀，稻头渐渐由青变黄。这些稻谷是我们一家人用血汗浇灌大的，一粒稻谷一滴血哪！一家人看着这一片黄灿灿的稻谷，面孔上难得有了笑容。阿姐高兴得连睡梦里也在笑嚷：

“有白米饭吃啦！”

可是，正当我们一家人在最后一块田畝里割稻、攢稻的时候，地主的收租船却在我家门前的

河浜里停了下来。收租的帶着一班人走到我家草棚門口，一屁股坐在板凳上，就要阿爸弄酒飯來吃。等他們吃得酒醉飯飽，帶頭的狗腿子便喝令手下人把稻谷搨得一干二淨。然後他站起身來，隨手抓起一把來看了看，放几粒到嘴里“格格”咬了咬，板着脸說道：“這谷太潮，要打九折算帳。”阿爸急了，忙說：“這谷子已經晒過三四个太陽，咬都咬得响了，怎麼還說潮？”狗腿子又凶狠地喝道：“廢話！這是我們老太爺定下



“不讓這些黑心賊畚呀！不讓這些黑心賊畚呀！”

的規矩！”說罷，指揮手下人拿起帶來的加一老斗，滿斗滿斗地量起來，就和強盜搶差不多。

他們量啊量，裝啊裝，足足裝了五十多麻袋，滿滿疊了一船。阿哥阿姐眼看屋里、場上的許多谷，快要給舂光了，急得撲在媽懷里，哭鬧着說：

“不讓這些黑心賊舂呀！不讓這些黑心賊舂呀！我們自家沒有白米飯吃了呀……”阿哥阿姐哭，媽媽也哭。阿爸恨極了，牙齒咬得“格格”响。但是在這種黑暗的世道里，刀把子捏在地主手里，窮人有苦沒處訴，有理沒處講。他只得背地里狠狠地罵道：“這樣強凶霸道，总有一天要完蛋！”

咳！農民種租田，是竹籃打水一場空，到頭來還是喂肥了地主，餓瘦了佃戶。這一年年腳邊，阿爸算算帳，總共收起三十六石米；三十畝田的租米，按照租契要交二十二石五斗，可是實際上被地主拿走了二十七石多；自己無牛無犁，只好央求富農包耕，總共要付出包耕費三石；再還過債利米，就去了十之八九。一家人做死做

活，做到头来，还是吃不到几颗米。

阿爸逃荒到“下三府”以后，就在这样的苦日子里滚过了三个年头。第三年下半年，阿爸的痨病越拖越重，大口大口地吐血，做不动生活。秋后，收起的粮食，只够交租米。地主姚贵珍见阿爸已经精疲力尽地把荒田垦熟，可以提高租额，在别的佃户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了，就用强迫手段把田抽了回去。

阿爸在开春桥蹲不下去了，全家就流落到延安桥。因为无本少力，连租田也不容易租到。后来出了重租，总算向一个姓潘的地主租了五亩田。

这一年，正是杭嘉湖地区的一个特大旱灾年。从种田时节开始，整整一百几十天，滴雨不下。火球似的太阳，晒得大地冒烟。阿爸种的五亩田，座落在死浜底头。初旱时还有一路浅水，一家人没日没夜地踏车，眼睛熬红，脚底起泡。后来水干浜断，河底朝天，苗枯叶焦，成了一蓬蓬干草。阿爸呆呆地站在田头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做雇工家破人亡

这一切被地主沈国良看在眼里。沈国良是当地一霸。他杀人不见血，却有一副好骗功。他雇工耕种的五十多亩水田，虽然全在大河边，但在这种大旱年成，也缺少人工车水。就趁阿爸危难辰光，跑来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赵阿龙，我看你这几亩稻苗已经无救，急死了也无益。你们父子两个，倒不如到我家去帮帮忙，秋后给你两担米，一家大小也好度荒。”虽然阿爸明知他是猫哭老鼠假慈悲，但想到眼前别无去路，只得点头答应了他。

沈国良把阿爸、大哥骗进门后，就露出了吃人的真相。他分派阿爸看管车盘，不分昼夜地替他车水。阿爸的身体本来已经很衰弱，那里经得

起这样的折磨，不久便发起“四日两头”寒热病来。每天只喝几口薄粥湯。他实在支撑不住，要沈国良让他歇几天。沈国良“嘿嘿”冷笑一声，說：“哼，要紧关子攢鑼柱，耽誤了給老子車水，看不要了你的狗命！”說着，手一甩，“登登登”走掉了。阿爸心里恨极了，但他为了要拿两担工錢米，只得掙扎着受煎熬。

这一年，地里干得象沙漠，草都枯死了。沈国良要大哥給他割草喂牛。大哥夜里困在牛棚角落里，一到后半夜，就得爬起来背着草筲出門割草。要喂飽几头牛实在不容易。有时候，他东寻西找，来回奔跑了十来里路，才割得一浅筲草，不够一只牛吃一頓。他小小年紀，劳累过度，吃的又是餓粥剩飯，不久就得了“黄胖病”，眼球腊黄，肚皮发胀，四肢无力。一天，他拖着双脚去割草，走着走着，忽然一陣头晕，連人帶筲跌在地上。过了一歇，沈国良从王店鎮上吃罢老酒回来。一見阿哥躺着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就近折了

根竹梢，夹头夹脑狠狠抽打起来。他边打边骂：

“小杂种，倒会享福，饿坏了老子的牛，用你抵命还不够本！”打啊打，打得阿哥身上青一条、紫一条，然后逼着他又去割草。

阿爸、大哥和另外几个穷兄弟，用血泪救活了地主的大片禾苗。到了九月重阳边，周围许多农民都颗粒无收，只有沈国良等地主的田里，稻头密密沉沉，一片金黄。

一天，沈国良把阿爸叫到面前，满面堆下笑来，说道：“这一晌，你辛苦啦，也该回家去歇歇了。长明嘛，让他再留几天割割草。”这个地主嘴里芝麻白糖，心里毒药砒霜。阿爸晓得沈国良现在已经用不着他，要把他推出门去了，便说：

“好吧，走就走。你给我那两担工钱米，好让我回去养家活口。”沈国良一听阿爸向他讨工钱，就翻转面孔冷笑一声说：“嘿，工钱米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，这么个病鬼，白白吃了我几个月饭，不和你算饭钱，已经够交情的了，还

要啥个工錢！”阿爸見地主當場賴帳，實在氣憤已極，按不住心头怒火，就提高喉嚨頂了地主几句。沈国良“嘭”的一声拍了記台子，指着阿爸的鼻子罵道：“放肆！这里就是老子的天下，你敢造反，叫你白刀子进，紅刀子出！”这个狡猾的地主不但不讲理，反而破口大罵，仗着地主权勢进行威胁。阿爸忍无可忍，恨不得拼着命和地主拼一場，但他知道这个恶霸地主勾結官府，背后有国民党反动政府撑腰，說得出，做得到，現在这样和他拼是拼不过的。他只得空着一双手，帶着难消的仇恨跨出了沈家的大門。

自从阿爸离家之后，端人碗，受人管。他日日夜夜給沈国良管車盘，顾不得家里人的死活。这天他被沈国良赶出門来，就恨不得插上翅膀，赶到家里去看看。他匆匆走到家里，踏进草棚一看，只見媽媽昏沉沉地躺在床上，眼窝凹进，嘴里喃喃說着胡話。阿姐和二哥偎在娘的身边，已經餓得肚皮貼着背脊。那时我还不到三岁，躺在

娘的怀里，哇哇哭鬧着要吃的。阿姐見是阿爸回來了，撲過去抱住阿爸大腿，放聲痛哭。阿爸看到這種淒慘景況，心酸極了。他一打聽，才曉得自從他離家之後，家里人全靠媽媽早出晚歸，到王店鎮上給人家揀蚕豆，賺點米來熬口“活命湯”吃。媽媽病倒已經好多天了，家里連吃的也沒有着落，哪里有錢請醫生呢……

阿爸看到家里這副悲慘情景，真是心如刀割，他一想再想，終於想定主意：就是拼着命也要到地主家去討回兩担工錢米來給媽媽看病。

沈國良見阿爸又來向他要工錢米，就眼睛一翻說：“姓趙的，你不要骨頭犯賤，敬酒不吃吃罰酒！”阿爸見沈國良一味無賴，氣得臉色鐵青，說：“今朝我老婆病危有急用，欠我的兩担工錢米總得給我。”那知沈國良听了却說：“你老婆生病關我屁事，這種年歲，死個把人有什么了不起！”阿爸一听他說出這種話來，氣得不顧一切，搶上几步，大聲說：“你是人還是畜牲？



“你是人还是畜牲？我不是来求你布施，是来和你讨工钱！”

沈国良一见，却慌了手脚，连忙招呼狗腿子上前将阿爸抱住，再用门闩将他打翻在地，还恶狠狠地说要送他到乡公所去。这时幸得几个长工闻声赶到，帮着阿爸说理。沈国良见长工们个个怒目圆

我不是来求你布施，是来和你讨工钱！”

沈国良喝声：

“你真敢造反？”顺手抄起一根门闩，想把阿爸赶走。阿爸见沈国良胆敢打人，怒火上升，抢上前抓住门闩，准备同地主拼了。

睜，不得不把阿爸放了下来。长工們救下了阿爸，又湊了些米給他，扶着他一蹣一拐地回家去。

阿爸回到家里，真是气、恨、悲、愁一齐涌上心头，比刀絞还难过。他恨透了万恶的地主，恨透了这个万恶的社会，想想自己走过来的路，逃荒、种租田、做长工，受尽千辛万苦，做到头来却是养活了地主，自己一家人眼面前沒有一条生路……当下就下了狠心。这天黄昏边，阿爸哄阿姐和二哥上床困覺以后，就吃下一碗鹽卤，离开了人世！

大哥放牛回来，得知阿爸被地主毒打了一頓，一夜不曾合眼。第二天一早起来割好两筲草，便趁地主不在，偷偷地跑回家来看我們。他跑到家門口，看見阿姐坐在門口发呆，連忙問：

“阿爸呢？”阿姐告訴他：“还困着哩。”他想：阿爸从来不貪睡，怎么今天这时候还不起来，要就是給地主打伤了，起不来！他慌忙奔到阿爸床前，叫了声：“阿爸！”阿爸朝床里躺着，沒有

答应。大哥又連叫几声，仍旧沒有声息。撩开破絮一看，阿爸脸色鉄青，身体勾攏，早已断了气。他吓得哇的一声哭叫起来。

大哥这一陣哭声，把媽媽从迷迷糊糊的高烧中惊醒过来，問我們为啥哭。大哥还不知道媽已病得这么厉害，撲过去嚎叫一声：“阿爸——死啦！”媽听了这句话，好似晴天霹靂。她身体一震，馬上昏了过去。

就在阿爸死后不几天，媽媽也死了。媽媽临死的时候，用手望空捞了一陣，用半睜半閉的眼睛左张右望，还想再看我們一眼。等到大哥理会媽媽的意思，走近她的跟前，捏着她的手时，她只断断续續地說：“你……你們……兄妹四个要……要……”一句话沒讲完，喉头“咕嚕”一声断了气。

爸媽死后，我們兄妹四人，无依无靠，孤苦伶仃。无恶不作的沈国良硬說我阿爸欠了他一大笔債，帶着几个狗腿子，見了我家里有用的东西，

动手就搶。這一場搶劫，把我家搶得象洗干淨的缸鬃一樣，只剩下了四堵光禿禿的泥牆。爸媽死后困了地主范阿祥兩副棺材板，大哥長明還得去給他放牛抵債。大哥走后，留下兄妹三個怎樣活命呵！實在沒有辦法，十二歲的阿姐和六歲的二哥只好暫且由紹興的一個本家領去。那年我還只有三歲，只得被送給一份姓韓的人家。就這樣，一家人被萬惡的地主階級逼得死的死，散的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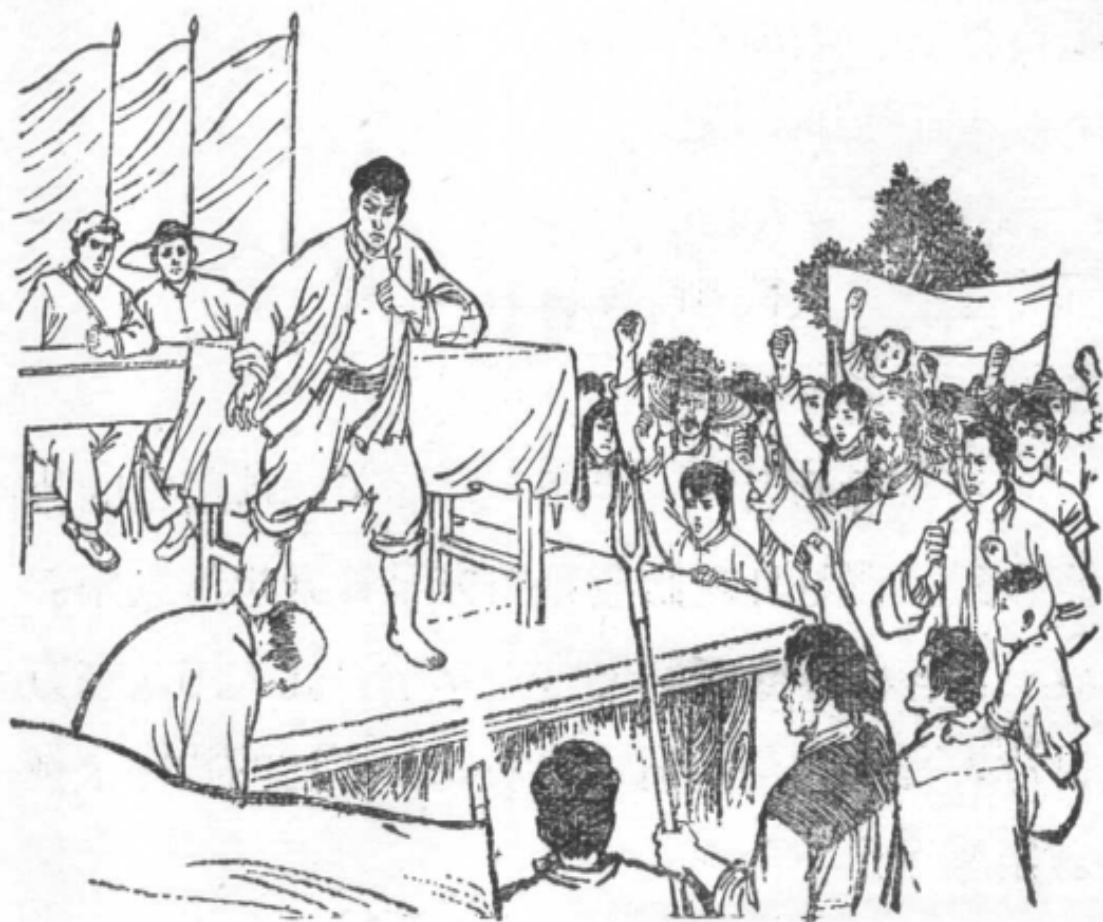
舊社會奪去了我們的親人，把我們兄妹四人活活拆散以後，大哥給范阿祥放了三年牛，還是還不清兩副薄皮棺材板錢。後來雖然他恨恨地離開了范家，但是仍舊逃不出苦難的長工生活。阿姐到了紹興，也是活不下去，被送給人家當了童養媳。我十七歲那年，到上海黃源泰車料工廠當了學徒。在老板娘的監督下，起早睡晚，做着小奴隸。在那裡苦苦挨過了幾年，又被老板無理解雇了。

……

得解放奴隶翻身

处在暗无天日、水深火热痛苦的煎熬中的劳动人民，真是日夜盼望着东方早日升起红太阳。这一天终于盼到了。春雷一声响，红太阳从东方升起，是党和毛主席，把我们 from 死亡的边缘上拯救出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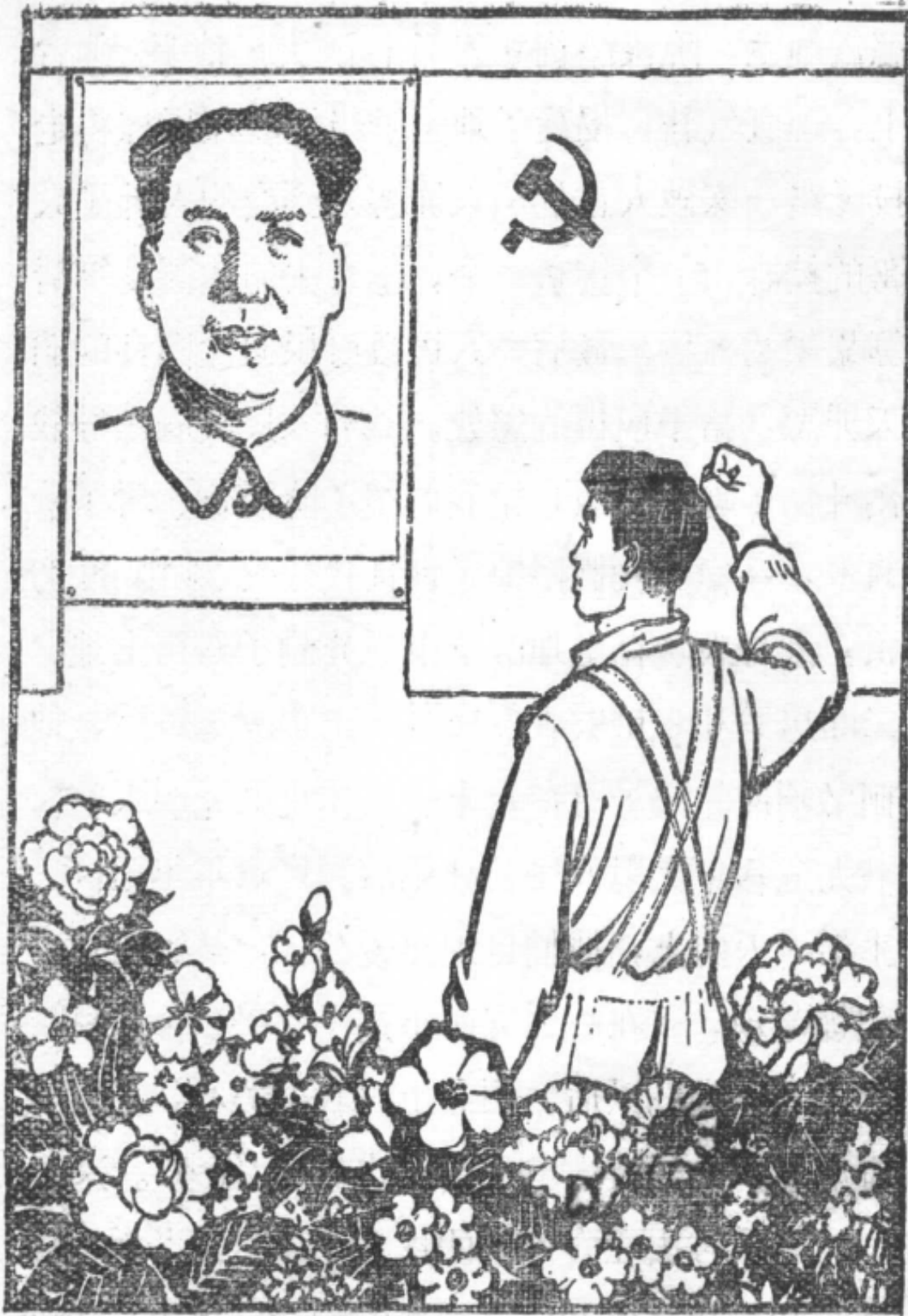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四九年五月，解放的红旗插上了爸妈曾经受尽苦难的土地。党的启发教育，把埋藏在奴隶们心底里的阶级仇恨，化为无穷的力量。大哥在家乡获得解放以后，马上报名参加了民兵。和全村阶级兄弟一起，挺起腰板，同封建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开展了斗争。通过剿匪反霸、减租减息，把地主阶级的气焰打了下去。一九五一年，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镇西乡开展起来了。在土



大哥跳上台去，理直气壮，揭发了地主的罪恶。

地改革运动中，人民政府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，决定将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沈国良等逮捕法办。这时大哥是村农会主任。他根据上级指示，亲自带着三个民兵，把沈国良押解到乡政府。开斗争大会这天，全乡一千多个男女老少很早就赶到了会场。在斗争大会上，大哥看到沈国良这些

恶霸地主，阶级深仇立即涌上心头。他跳到台上，理直气壮，揭发了地主阶级把我家压榨得走投无路、家破人亡的滔天罪恶。到会的人听了大哥的控诉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上台去向沈国良等清算累累的血债。最后，人民政府根据沈国良的滔天罪恶，给予应得的惩处。党和人民政府领导我们斗倒了地主阶级，给我们报了阶级仇、雪了阶级恨，还领导我们挖掉了世世代代受剥削的穷根。大哥大嫂在土地改革中，分到了八亩土地、二间房子和一份农具、家具。土地改革以后，他们又响应党的号召，走上了集体化的光明大道。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后，产量年年提高，生活天天向上，他们更加热爱公社，热爱集体，积极劳动。我在一九五四年进了嘉兴冶金机械厂当工人。进厂以后，领导上对我很关心，鼓励我好好学习政治技术，生活上也有了保障。这一切，和我过去在资本家的皮鞭下所过的苦难的学徒生活相比，使我明显地感觉到我已经由奴隶变



我含着激动的泪花，向毛主席立下了誓言：……

成了主人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下定决心，努力学习政治，提高技术，勤勤恳恳为党、为人民劳动。一九五七年党组织根据我的要求，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入党那天，我的心情十分激动。当我走上台去，在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像下，举起手来宣誓时，从解放前的奴隶苦，想到现在的幸福，从劳动人民的解放翻身，想到党的伟大理想……想呀想，一股暖流流遍全身。我含着激动的泪花，向毛主席立下了誓言：亲爱的党和毛主席呵！你把我們劳动人民从旧社会的火坑里解放出来。今天我已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了，我一定要把难忘的阶级仇恨化为前进的动力，跟着您老人家革命到底！入党以后，我的奋斗目标更加明确了，对阶级兄弟更加关心，工作上有一股使不完的劲。连年来，一直被評为厂里的先进生产者。

解放以前，我們兄妹四人被逼离散了十多年，彼此生死不明。解放翻身以后，也已一个个

找到了下落。一九五七年，我托人訪着了大哥，又到杭州找到了阿姐。阿姐还告訴我：二哥长松在解放以后曾經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軍，出国抗美援朝。胜利回国后，复員回到紹兴老家种田。現在大哥和阿姐都已有了孩子。他們看到孩子們在跟前，总要想起自己小时候的苦难，告訴他們：我們象你們这点年紀，被地主階級踩在腳底下，吃的是河蚌当飯，穿的是破布条……你們身在福中要知福，要永远不忘祖祖輩輩的階級仇，永远听毛主席話，跟共产党走！

大哥、阿姐說得很对。劳动人民在旧社会里都有一部苦难史，一本階級的仇恨帳。經常想想过去的苦难，想想階級仇，就会更加懂得今日甜，更加坚定地革命到底。我們兄妹四人，都是党把我們从火坑里救出来的。沒有党和毛主席，劳动人民就不能跳出奴隶的苦海，我們一家人就难以重新見面。現在党正在領導着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，但是國內外的階

級敌人是不甘心失敗的。他們時刻都在妄想破壞社会主义，复辟資本主义。而且隨着国际国内形勢的变化，敌人进行破坏的手段也更加陰險、更加狡猾了。因此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，还有階級和階級斗争，存在着被推翻了的反动階級陰謀复辟活动，存在着新旧資產階級分子的投机倒把活动，存在着貪污盜竊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猖狂进攻。革命的任务还很艰巨，革命的道路还很长。我們一定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話，坚决跟共产党走，站稳階級立場，提高革命警惕性，搞好生产，做好工作，教育好子女，把革命进行到底。

（百 合記）